

茅盾文集

茅盾文集

七

短篇小說(一)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茅盾文集

第七卷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003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118 字数226,000 开本850×1168 耗 $\frac{1}{32}$ 印张12 $\frac{1}{8}$ 插页2

1952年3月北京第1版 1959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7,000册

定价(3) 1.80元

第七卷說明

本卷为短篇小说集，分二輯，共十八篇。它們的写作年代为 1928——1933 年。选自《茅盾短篇小说集》第一、第二集。此次編印时，各篇均經作者重新校訂。卷末并附作者新撰《后記》一篇。

BYBC23/01

文集第七卷后记

这一卷所收的短篇小说，写于一九二八——一九三三年，我虽别处说过（不止一次），我的短篇小说，绝大部分都不是按创作义的短篇小说说，而是压缩了的中篇。但现在编文集，还是只好把它们混合编在一起，统称为短篇小说。

一九二八——一九三三年间，我所写的短篇小说，不只是现在这文集所收的短篇小说，还有五篇，即《月夜》、《女性》、《泥像》、《泥塑》、《泥塑》。是以前未以前，我以为在《割麦》。这样，我倒不是把青年时代的蓬勃的青春，在青春的时光，珍藏一部分，而是为了那几张纸片和临者的时间。因为这删掉的五篇，在内容和艺术形式方面，和这卷所收的

手稿之一頁

第七卷目录

第一輯 (1928—1930)

創造·····	3
詩与散文·····	35
色盲·····	51
曇·····	98
石碣·····	120
豹子头林冲·····	126
大澤乡·····	133
种的灭亡·····	142

第二輯 (1931—1933)

喜剧·····	157
搬的喜剧·····	168
小巫·····	180
林家鋪子·····	197
当鋪前·····	243

右第二章.....	254
春蚕.....	279
秋收.....	306
残冬.....	339
赛会.....	361
后記.....	379

第一輯

(1928—1930)



創 造

——

靠着南窗的小書桌，鋪了墨綠色的桌布，兩朵半開的紅玫瑰從書桌右角的淡青色小瓷瓶口邊探出來，宛然是淘氣的女郎的笑臉，帶了幾分“你奈我何”的神氣，冷笑着對角的一疊正襟危坐的洋裝書，它們那種道學先生的態度，簡直使你以為一定不是脫不掉男女關係的小說。賽銀墨水盒橫躺在桌子的中上部，和整潔的吸墨紙版倒成了很合式的一對。紙版的一只皮套角里含着一封舊信。那邊西窗下也有個小書桌。几本卷皺了封面的什麼雜誌，亂丟在桌面，把一座茶綠色玻璃三稜形的小寒暑表也推倒了；金杆自來水筆的筆尖吻在一張美術明信片的女子的雪頰上。其處凝結了一大點墨水，象是它的黑淚，在悲傷它的筆帽的不知去向；一只刻鏤得很精緻的象牙的兔子，斜起了紅眼睛，怨艾地瞅着旁邊的展開一半的小紙扇，自然為的是紙扇太無禮，把它擠倒了，——現在它撒嬌似的橫躺着，露出白肚皮上的一行細綠字：“嫋嫋三八初度紀念。她的親愛的丈夫君實贈。”然而“丈夫”二字象是用刀刮過的。

織金綢面的沙发榻蹲在东壁正中的一对窗下，左右各有同式的沙发椅做它的侍卫。更左，直挺挺貼着墙壁的，是一口两层的木橱，上半层較狭，有一对玻璃門，但仍旧在玻片后衬了紫色綢。和这木橱对立的，在右首的沙发椅之右，是一个衣架，擎着雨衣斗篷帽子之类。再过去，便是东壁的右窗；当窗的小方桌摆着茶壺茶杯香烟盒等什物。更过去，到了壁角，便是照例的梳妆枱了。这里有一扇小門，似乎是通到浴室的。椭圆大鏡門的衣橱，背倚北壁，映出西壁正中一对窗前的大柚木床，和那珠絡紗帳子，和睡在床上的两个人。和衣橱成西斜角的，是房門，現在严密的关着。

沙发榻上乱堆着一些女衣。天蓝色沙丁綢的旗袍，玄色綢的旗馬甲，白棉線織的胸襖，还有桃色的褲管口和褲腰都用寬紧带的短褲，都卷作一团，极象是洗衣作內正待落漂白缸，想見主人脫下时的如何匆忙了。榻下露出鍍花灰色細羊女皮鞋的发光的尖头；可是它的同伴却远远地躲在梳妆枱的矮脚边，須得主人耐煩的去找。床右，近門处，是一个停火几，琥珀色綢罩的枱灯庄严地坐着，旁边有的是：角上綉花的小手帕，香水紙，粉紙，小鏡子，用过的電車票，小銀元，百貨公司的发票，寸半大的皮面金头怀中記事册，宝石別針，小名片，——凡是少妇手袋里找得出来的小物件，都在这里了。一本展开的杂志，靠了枱灯的支撑，又牺牲了灯罩的正确的姿势，异样地直立着。枱灯的古銅座上，有一对小小的展翅作势的鸽子，側着头，似乎

在猜詳杂志封面的一行題字：《妇女与政治》。

太阳光透过了东窗上的薄紗，洒射到桌上椅上床上。这些木器，本来是漆的奶油色，现在都镀上了太阳的斑剥的黄金了。突然一辆急馳的汽車的嗷嗷的声音——响得作怪，似乎就在楼下，——惊醒了床上人中間的一个。他睁开倦眼，身体微微一动。浓郁的发香，冲入他的鼻孔；他本能的轉过头去，看見夫人还没醒，两頰緋紅，象要噴出血来。身上的夹被，早已撩在一边，这位少妇现在是側着身子；只穿了一件羊毛織的长及膝弯的貼身背心 (vest)，所以臂和腿都裸浴在晨气中了，珠絡紗篩筛了的太阳光落在她的白腿上就象是些跳动的水珠。

——太阳光已經到了床里，大概是不早了呵。

君实想，又打了个呵欠。昨晚他睡得很早。夫人回来，他竟完全不知道；然而此时他还觉得很倦，无非因为今晨三点鐘醒过来后，忽然不能再睡，直到看見窗上泛出魚肚白色，才又朦朧的象是睡着了。而且就在这半睡状态中，他做了許多短短的不連續的梦；其中有一个，此时还記得个大概，似乎不是好兆。他重复閉了眼，回想那些梦，同时輕輕地握住了夫人的一只手。

梦，有人說是日間的焦虑的再現，又有人說是下意識的活动；但君实以为都不是。他自說，十五岁以后沒有梦；他的夫人就不很相信这句话：

“梦是不会沒有的，大概是醒后再睡时遺失了。”她常

常这样說。

“你是多梦的；不但睡时有梦，开了眼你还会做梦呵！”君实也常常这么反駁她。

現在君实居然有了梦，他自覺是意外；并且又証明了往常确是无梦，不是遺忘。所以他努力要回忆起那些梦来，以便对夫人講。即使是这样的小事情，他也不肯輕輕放过；他不肯讓夫人在心底里疑惑他的話是撒謊；他是要人时时刻刻信仰他看着他听着他，攤出全灵魂来受他的拥抱。

他輕快地吐了口气，再睜开眼来，凝視窗紗上跳舞的太阳光；然后，沙发榻上的那团衣服吸引了他的視線，然后，迅速的在滿房間掠視一周，終於落在夫人的脸上。不知道为什么，这位熟睡の少妇，現在眉尖半蹙，小嘴唇也閉合得紧紧的，正是昨天和君实呕气时的那副面目了。近来他們俩常有意見上的不合；嫋嫋对于丈夫的議論常常提出反駁，而君实也更多的批評夫人的行动，有許多批評，在嫋嫋看来，簡直是故意立异。嫋嫋的女友李小姐，以为这是嫋嫋近来思想进步，而君实反倒退步之故。这个論断，嫋嫋頗以为然；君实却絕對不承認，他心里暗恨李小姐，以为自己的一个好好的夫人完全被她教唆坏了，昨天便借端发泄，很犀利的把李小姐批評了一番，最使嫋嫋不快的，是这几句：

“……李小姐的行为，实在太象滑头的女政客了。她天天忙着所謂政治活动，究竟她明白什么是政治？嫋嫋，我并不反对女子留心政治，从前我是很热心劝誘你留心政

治的，你現在總算是知道幾分什麼是政治了。但要做實際活動——嚇！主觀上能力不夠，客觀上條件未備。況且李小姐還不是把政治活動當作電影跳舞一樣，只是新式少奶奶的時髦玩意罷了。又說女子要獨立，要社會地位，咳，少說些門面話罷！李小姐獨立在什麼地方？有什麼社會地位？我知道她有的地位是在卡爾登，在月宮跳舞場！現在又說不滿於現狀，要革命；咳，革命，這一向看厭了革命，却不道還有翻新花樣的在影戲院跳舞場里叫革命！……”

君實說話時的那種神氣——看定了別人是永遠沒出息的神氣，比他的保守思想和指桑罵槐，更使嫋嫋難受；她那時的确動了真氣。雖然君實隨後又溫語撫慰，可是嫋嫋整整有半天納悶。

現在君實看見夫人睡中猶作此態，昨日的事便兜上心頭；他覺得夫人是精神上一天一天的離開他，覺得自己再不能獨占了夫人的全靈魂。這位長久擁抱在他思想內精神內的少婦，現在已經跳了出去，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見解了。這在自負很深的君實，是難受的。他愛他的夫人，現在也還是愛；然而他最愛的是以他的思想為思想以他的行動為行動的夫人。不幸這樣的黃金時代已成過去，嫋嫋非復兩年前的嫋嫋了。

想到這裡，君實忍不住微微啣了口氣。他又閉了眼，冥想夫人思想變遷的經過。他記得前年夏天在莫干山避暑的時候，嫋嫋曾就女子在社會中應盡的職務一點發表了獨立的意見；難道這就是今日趨向各異的起點么？似乎不是

的，那时嫋嫋还没認識李小姐；似乎又象是的，此后嫋嫋确是一天一天的不对了。最近的半年来，她不但思想变化，甚至举动也失去了优美細膩的常态，衣服什物都到处乱丢，居然是“成大事者不修边幅”的气派了。君实本能的开眼向房中一瞥，看见他自己的世界縮小到仅存南窗下的書桌；除了这一片“干淨土”，全房到处是杂乱的痕迹，是嫋嫋的世界了。

在沉郁的心緒中，君实又回忆起嫋嫋和他的一切瑣屑的齟齬来。莫干山避暑是两心最融洽的时代，是幸福的頂点，但命运的黑絲，似乎也便在那时走进了他們的生活；似乎嫋嫋的变态，最初是在趣味方面发动的，她漸漸的厌倦了靜的优雅的，要求强烈的刺激，因此在起居服用上常常和君实意見相反了。买一件衣料，看一次影戏，上一回菜館，都成为他們俩爭执的題材；常常君实喜欢甲，嫋嫋偏喜欢乙，而又不肯各行其是，各人要求自己的主张完全胜利。結果总是牺牲了一方面。因为他們都觉得“各行其是”的办法徒然使两人都感不快，倒不如輪替着都有失敗都有胜利，那时，胜利者固然很滿意，失敗者亦未始沒有相当的报偿，事过后的求諒解的甜蜜的一吻便是失敗者的愉快。这样的爭执，当第一二次发生时，两人的确都曾認真的煩惱过，但后来发现了和解时的澈骨的美趣，他們又默認这也是爱的生活中不可少的波瀾。所以在习惯了以后，君实常常对嫋嫋說：

“这回又是你得了胜利了。但是，漂亮的少奶奶，娇养的小姐，你不要以为你的胜利是合理的，是久长的。”

于是在软颤的笑声中，嫋嫋偎在君实的怀中，给他一个长时间的吻。这是她的胜利的代价，也是她对于丈夫为爱而让步的热忱的感谢。

但是不久这种爱的戏謔的神秘性也就磨钝了。当给与者方面成为机械的照例的动作时，受者方面便觉得嘴唇是冷的，笑是假的，而主张失败的隐痛却在心里跳动了，况且嫋嫋对于自己的主张渐渐更坚持，差不多每次非她胜利不可，于是本不愿意的“各行其是”也只好实行了。这便是现在君实在卧室中的势力范围只剩了一个书桌的原因之一。

思想上的不同，也慢慢的来了。这是个无声的痛苦的斗争。君实曾经用尽能力，企图恢复他在夫人心窝里的独占的优势，然而徒然。嫋嫋的心里已经有一道坚固的壁垒，顽抗他的攻击；并且嫋嫋心里的新势力又是一天一天扩张，驱逼旧有者出来。在最近一月中，君实几次感到了自己的失败。他承认自己在嫋嫋心中的统治快要推翻，可是他始终不很明白，为什么两年前他那样容易的取得了夫人的心，占有了她的全灵魂，而现在却失之于不知不觉，并且恢复又象是无望的。两年前夫人的心，好比是一块海绵，他的每一滴思想，碰上就被吸收了去，现在这同一的心，却不知怎的已经变成一块铁，虽然他用了热情的火来锻炼，也软化不了它。“神秘的女子的心呵！”君实纳闷时常常这样想。他现在唯一的办法是讽刺；希望讽刺的酸味或者可

以溶解了嫋嫋心里的鉄。于是李小姐成了諷刺的目标。君实認定夫人的心質的变化，完全是李小姐从中作怪。有时他也覺得諷刺不是正办，許会使嫋嫋更离他远些。但是，除了这条路更沒有別的方法了。“呵，神秘的女子的心！”他只能叹着气这么想。

君实陡然煩躁起来了。他抖开了身上的羊毛毯，向床沿翻过身去；他竟忘記了自己的左手还握住了夫人的一只手。嫋嫋也惊醒了。她定了下神，把身子挪近丈夫身边，又輕輕的翘起头来，从丈夫的肩头瞧他的脸。

君实閉了眼不动。他覺得有一只柔軟的臂膊放到胸口来了。他又覺得耳根边被毛茸茸的細发拂着作痒了。他还是閉着眼不动，却聚集了全身的注意力，在暗中伺察。俄而，竟有暖烘烘的一个身体压上来，另一个心的跳声也清晰地听得；君实再忍不住了，睜开眼来，看見嫋嫋用两臂支起了上半身，面对面的瞧着他的脸，象一匹猫偵伺一只詐死的老鼠。君实不禁笑了出来。

“我知道你是假睡咧。”

嫋嫋微笑地说，同时两臂一松，全身落在君实的怀中了。女性的肉的活力，从长背心后透出来，淪浹了君实的肌骨；他委实有些搖搖不能自持了。但随即一个作痛的思想抓住了他的心：这温軟的胸脯，这可爱的面庞，这善蹙的长眉，这媚眼，这誘人的熟透櫻桃似的嘴唇——一切，这迷人的一切，都是屬於他的，确确实实屬於他的，然而在